

興安文史資料

多倫多蒙古人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兴安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兴安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兴安盟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兴安盟委员会第三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陈德沐

副主任委员：陈泰山

委 员：鲁布僧希日布、舍旺(特约)、
李景兰(特约)、青龙(特约)
金耀东(特约)

兴安文史资料

第四辑

出版：兴安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兴安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内蒙古邮电印刷厂东部区分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200千 5印张

印数：1——1000

1994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内新图准字(94)第54号

前 言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并经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兴安文史资料》第四辑在兴安盟政协第三届委员会换届前夕终于问世了。

本辑文史资料除了收入政治、社会、民族宗教、人物春秋等资料外,还收入了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全辑共 37 篇。这一辑文史资料,不仅大多数是作者三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而且范围广,时限长,内容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盟历史的实际,显得更有参考价值。望广大读者审阅。

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得到了赵仁毅、刘成林、魏德林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因我们的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4 年 6 月 1 日

目 录

胡耀邦同志视察兴安盟	刘士凡
战火海,保森林	林蔚然(1)
尊重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	林蔚然(5)
“九·一八”事变吉林陷落见闻	陈彦博(9)
志士血染巴公府	拉喜德瓦、齐·额尔德口述 陈泰山、舍旺整理(22)
苏军对日宣战的时候	
——伪军校学员的一段遭遇	博彦(27)
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兵暴动始末	包彦(30)
我所知道的“八仙筒事件”	阿拉塔(33)
建国前夕兴安盟地区大事记(1945.10—1949.10)	
.....	李景兰(38)
“内外蒙合并”签名运动始末	武白音(61)
抗美援朝的一段经历	乌力吉(66)
发展前进中的乌兰浩特钢铁厂	田树华(85)
兴安农垦	陈殿武(94)
孟恩套力盖银铅矿	科右中旗地志办整理(123)

- 乌兰毛都中蒙草药资源概况 斯琴格日勒图(132)
- 哈丰阿 李景兰(140)
- 喇嘛、王爷、省长——业喜海顺
 李絮白整理(147)
- 放猪娃、公爷、旗长——巴彦那木尔
 阿古拉(178)
- 著名蒙医——扎那 孙布日(182)
- 从葛根到共产党人 吴佐铭(185)
 陈泰山
- 兴安第一代线路工的代表——章宝珍
 乌希利塔(202)
- 乃济陀音喇嘛及白音胡硕大庙 乌日图(205)
- 满洲族概况 舍 旺(214)
- 话说满族屯 乌 兰(219)
- 喇嘛教在内蒙古的传播及其对蒙古族的影响
 吴佐铭(227)
- 乌兰浩特地区基督教概况 潘守信(237)
- 突泉县天主教 吴风桐(242)
 阿古拉
- 我所知道的“敖包” 乌 兰(246)
- 乌兰浩特市第二中学 白龙柱(258)

兴安盟新华书店	孙晓光(263)
扎赉特旗文化馆	刘青松(267)

兴安盟境内的金界壕	钱玉成(271)
-----------------	----------

科右中旗出土文物概貌及文物分布规律概述

.....	钱玉成(279)
	白玉

喇嘛洞的由来	胡金伶(294)
--------------	----------

神泡子	胡金伶(296)
-----------	----------

解放战争时期西满分局在兴安地区的统战工作

.....	邢慧兵(299)
-------	----------

兴安盟第一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

.....	吴佐铭(310)
	孙布日

兴安盟政协大事记	陈泰山(316)
	吴风桐

战火海 保森林

——记双宝等二十二人扑灭
野火保护森林的事迹

林蔚然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下午，科右后旗宝地嘎查发生了这样一件动人的事情……。

“光说不行，在生死关头上，更能看出共产党员是了不起的，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真心实意给人民办好事的。”这是科右后旗宝地嘎查各族人民对双宝、腊月、博鲁、金山四位蒙古族共产党员的赞誉。

“荒火来了，荒火来了，乡亲们，赶快走啊！去打火啊！”五月十三日的下午，远远瞅见太平山嘎查的别利布根大坝烧起了荒火，烟火腾空。后宝地艾里不知道是谁这样大喊了几声。一袋烟的工夫，就有二十二个青壮年丢下自己正在干的活计，拿起铁锹，铁镐，棍棒……，聚拢起来，奔向起火的地方。

刚走到乌力吉必力车尔这个次生幼林区，荒火已经烧过来了，火焰随风卷起呼啸着，猛扑过来，真象是一群凶恶的野兽，张开血盆似的大嘴，想把和它搏斗的人们吞

掉。二十二双愤怒的眼睛，都圆瞪瞪地瞅着这群凶恶的野兽，义愤填胸。双宝同志寻思着：“领着大家进去打吧？火猛，风大，石头多，效果不好，又很危险。不打吧？树林是国家的财产，怎么能忍心眼看着叫荒火烧掉呢？”便向大家“你们大家说怎么办？”

“这是国家财产，人民的财产，咱们不能眼瞅着叫野火给烧掉，一定要把火打灭。”二十二个青壮年喊出了一个响亮而坚强豪迈的声音。话还没有说完，就争先恐后地冲了上去，和凶恶的火焰展开了猛烈的搏斗。劈里叭啦，火烧在水分较多的小树上的爆裂声。打火工具碰到树干上，石头上的锵锵声，火焰和浓烟被风卷起发出很难听的吼叫声，混合在一起。二十二个人组织起来的战斗集体，正在英勇战斗打得起劲的时候，由于火大、风急、风向多变，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把他们包围在火海之中。根据草原灭火的一般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先放火烧出一片空地，人们站在烧过的空地上，就可以避免灾难。但在这长满小树的山地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有人主张躲到一个岩石下面，可以避免被烧伤。可是，火烧的越来越近，也越凶，火烤烟呛得难以忍受。双宝害怕烧坏了人，挺身而出，对大家说：“乡亲们！弟兄们！我们不能等死，只有冲出去才是活路！”并告诉大家：“用帽子和手巾把头和脸包住，跟着我们四个共产党员向外冲，只要我党员烧不死，就决不能丢下大伙不管！”说罢，就领头带着大家从浓烟烈火中往外冲，碰到正在燃烧着的树

干，树枝上，碰到已被烧热的石头上，都会被烧伤，碰伤，不管碰到什么危险，什么困难，每个人的心里只有“跟着共产党员向外冲，就一定能得救”这样一个坚定信念。

冲，虽然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但终于冲出了火海。一点人头，发现哈斯巴特尔和宝音敖没有跑出来，双宝和腊月，咬紧牙，忍住伤痛，接连两次冲进火海，先后把他们两个都抬了出来。

二十二个人被火烧伤了，却没有烧软宝地等六个嘎查各族人民的灭火意志，反而鼓励与坚定了人们向野火搏斗的勇气和决心。六个嘎查六百多名青壮年，在党政干部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搏斗，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终于把这场野火彻底扑灭了，保住了森森。

兴安盟与科右后旗党政领导机关，为了及时抢救烧伤人员，当即派出医护人员九人，携带药品及医疗器械，在后宝地艾里设起了一个临时医院，经过一个月零三天的精心医疗，以及后宝地艾里人民的大力支持帮助和热情的照料，二十二个受伤的青壮年，都先后恢复了健康，朝气蓬勃地投身到生产中去了。

在治疗期间，当盟、旗党政领导机关派干部去慰问这二十二位伤员的时候，全体伤员都兴奋地表示：“可恨的野火，虽然把我们几个人烧伤了，由于几百人的共同努力，终于把它打灭了，保住了国家财产没有遭受大的损失，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就是受了一点伤，心眼里头

也是高兴的，这比起在朝鲜打美国侵略军的人民志愿军同志们算不了个啥，还叫咱党和政府这样关心照顾！”同时，他们还联名给盟、旗党政领导人写了两封信，除了感谢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爱护外，并表示决心：为了打败万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保卫祖国，要更加努力搞好生产，提高警惕，时刻防备坏人的破坏，我们要继续发扬这次打火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接受惨痛的教训，讲究打火的方法技术，更扎实地作好防火护林工作，保卫祖国的丰富资源不受一点损失。

从这一个事例中，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全盟各族人民进行广泛而深入地爱国主义教育所产生的力量是多么大啊！这些普通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诚心实意为保护国家宝贵的森林资源的高尚品德是多么可贵啊！



尊重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

林蔚然

由于工作需要,我虽没能亲身参加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但我经常通过参加会议和看报纸,了解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我在《内蒙古日报》上看到一则关于乌兰浩特查成份评阶级的报道。针对报道内容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都是姓穷的》文章,送交内蒙古党委。党委负责同志审阅后,当即批转内蒙古日报社。此文于二月十五日在《内蒙古日报》第一版重要位置刊登出来,并附有编者的自我批评。现将拙作全文照录如下:

我读了二月六日《内蒙古日报》第一版所载“乌兰浩特市南区初试查成份评阶级”一文,末段称:“凡划为无产阶级都感到满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则感到不服气,特别是干部,他们感到不是基本群众,说了不算。因此,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大哥,小资产阶级是二兄弟,中产阶级是堂兄弟,都是姓穷的,才安了心”。我觉得很奇怪!反复看了好几遍,想了老半天,总是捉摸不到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的内幕和来由。我真不晓得所谓无产

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都是姓穷的”，都是兄弟，是根据什么提出来的，这种提法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

事实很明白，就是在划阶级当中一部分被划在小资产阶级里的表示“不服气”，“特别是干部，他们感到不是基本群众，说了不算，情绪不高。”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是失去了原则立场。当你发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不服气”，那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检查这个“不服气”的真实原因，是由于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妥当，还是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把有些人的成份定错了？如果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地研究改进工作，纠正错误。如果是因为群众觉悟不够，那就应该设法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至于说到干部，更应该详细考察了解那些干部的真实情况，具体分析研究他们在划阶级中为什么情绪不高？工作不安心？是由于他们的成份出身不好，思想不对头，政治觉悟不高，产生了不自觉的情绪波动？还是有意识地反对群众运动，而表现出来的情绪不高，工作不安心？如果是属于前者，就应当很好地抓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的思想情绪和基本群众一致起来。如果是属于后者，更应重视教育，大力帮助改变他们的立场。而恰恰相反，我们领导这项工作的同志，竟为了平息小资产阶级的“不服气”，为了安慰干部“感到不是基本群众，说了不算”，而“不安心工作”，却用了一套模糊阶级观念的手法，提出什么无产阶级，半无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都是姓穷的”，自以为是圆满地解决了问题，自以为是成功的经验，实质上这种作法是直接阻碍了群运的正常发展，对群运工作是有危害的。因此，我希望在南区工作的同志们，要细心地研究一下，这是成绩？还是错误？

最后，更希望报社编辑同志，今后对于一切稿件的选择编辑，要持以高度严肃的态度，慎重负责地处理稿件。像这样一篇通讯，竟被放在第一版最重要的一栏，这是与我们党报的基本精神有所违背的。

以上几点仅系个人意见，完全是从研究的精神出发，是否妥当？还待大家共同研究。

我这篇文章本来是对乌兰浩特市南区在初试查成份评阶级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提法，以及工作方法提出的一点个人的不同意见。同时，向内蒙古日报编辑提出一点希望。没有想到竟引起了编辑的高度重视，他们公开检讨，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使我深受教育与鼓舞。编辑部的文章写道：

洛丁同志对本报提出的批评，我们表示诚恳的接受；并愿趁此机会，做一初步检讨和自我批评。

作为报纸的工作者来说，我们认为在这一条消息中，至少犯了如下的错误：

首先，我们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像洛丁同志所说的，我们做群众工作，并不是为了平息谁的“不服气”，而是为了大多数劳苦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而我们却让“无产

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都是姓穷的”这种无立场的说法,出现在报纸上,并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不能不造成了对本报和对实际工作的损害。

其次,没有细心研究与掌握政策。城市发动受压迫的群众起来,进行翻身斗争与划阶级定成份,应如何做,目前在内蒙古还是一个摸索中和研究中的问题。划阶级应是为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但是在这一篇报导中,查成份评阶级好象仅仅是为了分果实,看不出是为了分清阶级界限的意图。为划阶级而划阶级,或者是为了分果实而划阶级,结果分了几个阶级,几个阶层,又有什么“大资产阶级……”之类,这说明这种工作作法是并不切合实际的,而我们却对于这个情况缺乏最低限度的了解,别人写什么就信什么,表现了盲目性。

第三,表现了我们的作风不严肃。明明是“初试”,就不会是什么成功的东西,但却把它写成“获得巨大成绩”字样,这就是工作态度不慎重,不严肃的表现。自我批评是推进工作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将要较有系统地来检查报纸的立场和作风。在此,我们很希望大家能象洛丁同志一样地给我们提出严厉的批评,使我们能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以适应当前新形势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吉林陷落见闻片断

首届盟政协委员 陈彦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吉林省城永衡印书局工作。直到伪满傀儡政权开始酝酿而未成立前不久，才离开吉林。在这一段期间里，我耳闻目睹之这场灾害的一些情况，虽然事隔五十多年，多半淡忘、多半模糊，但有不少事仍记忆犹新，印象还深刻。现在把片断见闻记述如下：

事变前吉林情况

吉林省长官公署和督军公署地址在原吉林巡抚衙门原址，居城南中心，前临松花江北岸二道码头和三道码头之间，占地广阔，隔江与安字营相望。安字营原是清代驻军营房。督军署直属卫队团就驻在那里。省署的北墙外即城内东西向三条主要街道之一的粮米行大街。是东出新开门，通向东车站的主要街道。日本总领事馆就设在新开门外东去不远的这条马路北侧，有两层水泥楼房，院宇宽敞，墙垣高大，楼顶正中朝南镶嵌以巨大菊花的圆形日本国徽。该领事馆楼房规模超过当时省公署的最宏大的建筑物，是日本在吉林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事变当时，吉林省的部队有吉长镇守使统辖的部队，驻防长春南岭；护路军少数部队驻二道沟；省城则由督军署直属卫队团驻江南营房。滨江镇守使丁超除直辖部队外尚兼护路军司令，统辖护路军分驻中东路沿线各地。依兰镇守使李杜各部队分驻依兰道各地。他们都距省城很远，兵力分散，调动不便。

日俄战争时期俄国军队曾盘踞城内。俄国军队败退前夕将吉林火药厂和火药库炸毁，吉林市居民曾受惊扰。其后二十余年还算是安居乐业，未遭兵变之苦。

吉林沦陷熙洽投降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寇在柳条沟制造“九一八”事件。攻占沈阳后连夜北上，十九日凌晨占领长春，二十一日晚，吉林陷落。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动向，南京、北平和东北当局在事前是有所察觉的。据杨安铭《九一八之夜》和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的文章所述，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曾密电（即所谓的“铣电”“铣”是十六日的代号。过去，官署往来电报或公开通电的发电日期都是以诗韵韵目来代替）张学良，告诉张，如果日军进行侵略，应一切忍让，静待国联处理。九月十一日蒋介石又密电把张学良从北平召到石家庄，再次命令张学良如日军发动侵略，不得抵抗，等待国际联盟出面解决（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 66 页——73 页）。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淫威